**在贵州乡下过年**

郝顺祖 65届高中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，响应上级号召，知识青年到广阔天地中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青年知识分子到第一线去，与工农兵相结合。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的学生，响应六·二六指示，到农村去，到贫下中农中去，为贫下中农服务。我被分配到贵州龙里，洗马河，一个叫落掌的穷山沟。穷得要命山沟，却有个不穷的传说：据说这里是某皇帝骑马经过洗马的地方，而馬的一个蹄掌落在此处，于是有了龙里，洗马河，落掌这一串地名。我们一二个人在公社，实在发挥不了太大作用，于是慢慢撤回到乡卫生院，洗马卫生院最鼎盛时期，有北医，广医，上二医，上海卫校，闸北护校，贵医，遵义护校等多位青年医护人员，还有中医，有专职司药，专职财务，总共有20余人，设20张病床，还有治疗室，手术室，化验室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

1976年我怀孕了，预产期1977年5月，我要回沪生产坐月子，只有放弃春节探亲。

漫山遍野的凝冻，挡不住春节的临近，年味越来越浓。我宿舍门口有个小斜坡，上面也是凝冻，我手拿二个暖瓶，去厨房打水，一进入坡道，身不由己地坐上了滑梯，我把双手松开，二个空水瓶叮叮当当地向坡底滚去，我在水瓶的伴奏声中滑到坡底，好事的小年青欢快地咋唬起来：大肚皮坐滑梯了。

厨房刘妈一路追打他们，在坡底扶起了我，吩咐人把开水打好送到我房里。刘妈还直夸奖我，保护娃娃是第一位的，四脚朝天是不雅，而对孩子安全来说，这样最好的。刘妈让人在坡上铺点草，又用草绳绑我的脚，增加摩擦力，走路果然不打滑了。刘妈的办法就是多！

记不清是腊月卄几号打糍粑，我们医院罗大夫是当地人，他家住在街口高高的场埧上。早就安放在场地中央的大石臼，人们正把煮熟的糯米饭倒入石臼中，二个壮年汉子，一人一把大木锤，开始锤向石臼，二汉子口中发出号子声，此起彼伏，二个大锤也不停飞舞，和着围观的村民的喝彩声，节拍越来越快，米粒不见了，糍粑形成了。糯糯的，香香的，粘粘的，锤落有声，锤起糍粑会带上来，得准备盆清水，落锤前沾一下清水，粘粘的磁粑就不会随木锤带起，这样臼里的糍耙更香更糯更粘。罗大夫爱人周大姐，把第一块糍粑沾上糖和茵子（一种比芝麻还香，比芝麻还小的植物）放到了我手上，我捧着热呼呼的糍粑，咬一口香喷喷，甜滋滋，真是味道好极了。其实这就是上海的年糕团，但比年糕团香糯可口。贵州光照少，庄稼生长期长，长成的糯米，尤其是黑糯米，是少有的糯米好品种。几乎全洗马镇的人都围着场埧，说着，笑着，边吃糍粑边嬉戏，好一派甜甜美美的春意图！

吃货就观察这些，全过程我坐在一把最舒服的椅子上，我怀孕有六个月了吧，特别关照。

这一年同事小吴家养了一头肥硕的猪。孩子们打猪草，大人勤照料，全家齐努力才得这么好一头大肥猪。在乡下，杀年猪是另一项春节的重头戏。好心的同事们怕猪乱跑碰着我，没让我看那最原始的杀猪场面。我躲在房里，想象着人仰猪翻的热闹场面，有点乱。随着一遍欢呼声，猪被抓住捆绑起来了。接下来我明白了，为什么人们说：比杀猪声还难听！被绑起来的猪作出垂死挣扎，声音从喉管挤出来——难听极了。刀起血贱，只有猪的出气声了。然后就是一帮汉子放下猪，烫猪退毛，这道工序结束，就有高手出来肢解年猪了。猪头猪尾，猪下水归得整整齐齐，猪油，五花肉，腿精肉也分配停当。猪油熬油，五花肉炒回锅肉，腿肉腌制咸肉，还有一条条肋条肉，不是做酱油肉，就是做烟熏肉。最神奇的是用猪血做的血腸子和血豆腐，竞也如此美味可口，这是我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的美味。自然我又成了小吴家的上宾。我是很贪吃的，这年猪席上每一样东西都让我心动，我可真是接应不暇了，没想到一头年猪能做出这么多美味，而且烟熏肉，烟熏腸可常年储备待客，加上咸鱼熏鸡熏鸭等，农家待客的平常日，也会使你感到年猪留香唇齿间。一顿年猪席让所有的宾客和帮忙者，都吃得油光滿面，心滿意足，以后什么海鲜席，江鱼席都比不过这年猪席，杀年猪吃年猪席，我这辈子难以忘怀。

打好糍粑，杀好年猪，妇女们还要做甜酒，即酒酿，如果甜酒发得好，说明来年一年生活好。另外还有自家酿的包谷酒（玉米酒），是贵州农民的最爱，火辣辣的，一杯进肚，一路通畅，感觉很好。虽没茅台高贵，家家自已会做，经济实惠，我也爱这一口。

除了糯米糍耙，还有玉米糍耙，各式各样的豆制品，豆腐干。等大家忙了个底朝天，全部吃食和菜肴都忙好了，除夕夜也就到了，那时虽没有春晚，也没有电视，甚至沒有新衣服新鞋子，但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这顿年夜饭，让每一家喜气洋洋，喝口酒，吃口菜，再加上山里的核桃，葵花子，花生，啊，每一家人都醉了……

我虽然是一个人在等丈夫韩剑波来过团圆年，家里什么都不缺，桌上有鸡鸭鱼肉花生米，还有甜甜的酒酿，香喷喷的炒山货。天黑了，我没等到丈夫归来，等来了林场一个电话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沒有手机，沒有座机，每个单位有部手摇电话。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，他说：霍医生，你爱人在林场我家过年了，现在没有车子进去了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让他吃好喝好，天亮就想办法送他进山！后来才知道，剑波从厂里出来，一路已换乘了五辆顺风车，直到进了洗马这条支路，再也搭不到车了。他为了回家与我团圆，继续向洗马走来。天黑了，他走累了，坐在路边吸烟，一闪一闪的烟头光亮吸引来林场值班员，老巡山员问明原由，热情邀请剑波去他家过年了，並电话通知到我。满世界凝冻，剑波不知五天假期能否到洗马见到我，一辈子没有在别人家过过年，剑波没和我通话，由人家代劳了。林场工人一家极好客，女主人烫上好酒，摆上丰盛的年夜饭，男主人热情作陪，二个稚嫩的孩子不时递上平时难得的零食示好，连他家的狗都摇头摆尾撒欢。剑波不高兴的脸再也绷不下去了，终于和男主人聊起天，还不时逗孩子们玩，他终于融入这一家，开心地过了个年。

第二天主人家四处找车，终于找了台拖拉机，突突突地把剑波送来洗马医院，那是大年初一中午时分，我忙从麻将桌上撒下来迎剑波。我是不会打麻将的，好心的同事陪我玩的。我们终于团圆了，剑波摸摸我六个月大的肚子，笑了，拖拉机手也笑了，他一刻不停要赶回去！我和丈夫除了没赶上除夕夜，现在可静静享受我们的假期了。为了这一切，洗马的同事，山里巡山员一家，拖拉机手为我们做的太多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，谢谢了，我的贵州的亲人们！

